

# 夜光杯

小说《繁花》与电视剧《繁花》是不完全一样的。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获茅盾文学奖,受人推崇,但热烈的程度却不像电视剧热播之后那样,连到沪上一些餐馆去就餐,点菜时客人们都会笑嘻嘻地问有没有“宝总泡饭”。这或许就是文学传播与影视传播之间的差异。相似的情景在上世纪末也发生过,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虽在文学领域已经拥有众多读者,但在文学读者世界之外,还是有人并不知道莫言、余华、苏童,直到电影《红高粱》《活着》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出来之后,社会上才形成了一波热潮,不仅人们知道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名字,而且热烈谈论起他们的小说和其中的人物、场景、细节、故事。小说传播与影视传播是不同的,效果自然不同。我们不能以小说的标准去要求影视作品;也不能以改编后的同名影视作品的成功与否来评价小说本身。意识到小说与影视之间的差异,小说是小说,影视是影视,各就其位,这应该是评说《繁花》的前提。小说是金宇澄的小说,电视剧就是王家卫的作品。至于一些评论认为小说《繁花》除了阿宝、陶陶之外,还有小毛等,似乎电视剧遗漏了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影视剧已经不是小说了。电视剧《繁花》是王家卫的作品,与小说《繁花》没有那么多直接关系。小说再好,也不能保证电视剧一定热播。再说,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包括舞台剧等,人物的增减是常态。最忠实于小说原著的影视剧改编,都不可能覆盖原作的全部内容。所以,那些所谓的电视剧应该有陶陶篇、小毛篇的说法,有点强人所难,不在王家卫的《繁花》系列之内。

## 从小说到电视剧

王家卫这次彻底燃爆了《繁花》。电视剧《繁花》的热播,不仅让王家卫的名字登上了头条,也点燃了与《繁花》相关的世界。小说《繁花》在文学世界是有口碑的,从发表、出版到今天,始终如一。随后,有过多种艺术类型的改编,但始终没有这部电视剧那么火爆。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而获得热播的,此前梁晓声的《人世间》也有过,但情况与王家卫的《繁花》不大一样。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清楚记得电视剧《人世间》的导演是谁。小说的名字与电视剧的内容,成为《人世间》热播的焦点。还有像热播的《狂飙》,估计人们印象深的,不是小说的作者和导演,而是那几位演员。所以,热播的点在哪里,是需要厘清的。《繁花》的燃爆,王家卫功不可没,没有他

的执导,就不会有今天的电视剧《繁花》。对比之下,没有一位电视剧的导演是普通观众记得住的,但王家卫做到了。我想,这还是应该认真想一想的。王家卫导演拍摄《繁花》,一些评论说是用拍大片的手法拍电视剧,我想还不是这么简单。国内拍电影和拍电视剧的导演很多,未必仅仅是用拍大片的手法

来拍电视剧这么简单的转换就造就了电视剧《繁花》的火爆。王家卫是一位在上海长大的导演,上世纪六十年代移居香港,他对上海怀有热情,上海在他的影视世界中,与其说是一个现实世界,是一个故事,还不如说是童年记忆、生活梦想。怀着这样的情怀来执导《繁花》,与那些把一个小说故事当作一项电视剧改编项目来处理的导演相比,效果肯定是不同的。一个是为梦想而战,一个仅仅是完成一个项目,当然,有些人嘴上可能也会挂上几句冠冕堂皇的说辞,至于实际操作过程,还是与原来接活儿的状态差不多。如果王家卫不是用心来拍摄,估计《繁花》也就那样子了。王家卫的电影理念是很多人都熟知的,拍摄周期惊人地长,没人知道他要拍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一部作品。换一个导演,不知道做不做得得到?尤其是看到他在电视剧《繁花》

中调动了那么多优秀的演员资源,拍摄画面处理得那么精细,再对照其他一些电视剧,其中的差异还是明显的。

电视剧《繁花》最应该让大家看到的,是剧中的上海。在王家卫作品中,上海活色生香、熠熠发光,好像从来都没有一部电视剧中的上海如此漂亮,如此生机勃勃。是什么东西让原来影视剧中的上海变得暗淡,又是什么造就了影视剧《繁花》的亮丽?我想不仅仅是影视剧拍摄技巧与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影视剧,像戏剧等艺术门类皆如此,很少看到有关上海题材的舞台剧能做到像电视剧《繁花》那样的热烈、鲜活。在艺术门类中,有关上海题材,小说算是跑在前面的,小说的成功不仅仅是小说家的事,还跟审美观念有关系。上海的文艺评论也始终是与上海小说齐头并进的一股力量,这种磨合切磋、碰撞冲击的过程,最大的收益就是让小说作品获得成功。王家卫的电影理念估计不会与一般的电视剧导演相同,他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执着,当然,影响和限制他工作的因素可能比一些影视剧导演要少很多。这是很多影视剧导演难以做到的。

打扫屋前屋后,把垃圾清理干净,抹干净门框、窗户。大厅的供桌、方桌、板凳、厨房里的木制用具用谷壳泡水擦洗一遍。晴天主妇还要把被褥、衣物洗好、浆好。厨房里的碗、筷、瓢、盆等器皿清洗干净。

山村年味

袁山

小年这天晚上送灶神上天过年,小通人叫“送娘娘”。“送娘娘”时,在客厅的供桌和灶台上烧好香烛,摆上水果、糯米果等供品,边上香茶。灶台边上的墙上贴好“上天言好事 下界降吉祥”的小对联,放鞭炮,恭送灶神上天过年。

小年到除夕的这七天,家家都忙于磨豆腐,春糯米粉,用来煎油豆腐和兰花糕。还要炒红薯片、炒花生、炒苞米花等茶点,用来招待春节拜年的客人。我便抓紧时间,“马不停蹄”拍高速公路连接线、众多的小洋楼、果园,挨家挨户拍实物、采集资料。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到已故先人坟上去挂扫。回家后,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

过年的重要仪式是吃年夜饭,辛劳一年,全家团圆,对这顿团圆饭特别重视,小通人家的习

俗,这顿饭必备蹄髈、鸡肉、酿豆腐、红鲤鱼四个菜。蹄髈是压轴菜,多为3斤左右,细火慢炖,耗时3至4小时。

吃了年夜饭,一家人围坐在灶门前,火炉旁,烧柴取暖,吃点花生、瓜子之类小零食,老人家讲些过去的趣事。记得50年前,当家的给小孩压岁钱发几毛零钱,而如今都是发几百元了。亥时(九点到十一点)放一挂鞭炮封财门,这叫守岁。

烧头香是新的一年里的第一炷香,子时(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开台点烛,烧香放鞭炮,面对大门“开财门”,预示新的一年开始。

正月初一,男人先起床开灶门,烧水洗漱,到厅堂里烧烛、点香、放鞭炮,年初一的早饭由男人做,妇女休息。

早饭家家户户吃素,豆腐、豆芽、青菜。

早饭后,邻里之间争先恐后向长者拜年、串门拜年,互相祝贺,处处是“贺喜拜年”“恭喜发财”声。大年初二起,去亲友家拜年,小通有“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老姑丈”的习俗。

小通有“三十夜的肉,十五

夜的火”的一说,这次才真正见着:正月十五日夜,村庄到处都点了灯盏,各户每间屋里、牛栏厕所、菜园鱼塘等都点上了一盏灯,处处灯火通明!

更壮观的是“泼火”,正月十五夜,各家各户在自家田丘、菜园、鱼塘边,捆一大把稻草或茅草,成圈,点燃火,用锄头挖些禾秆和干土压在草堆上,使草堆既有火星冒烟,但又不起明火。夜晚,满塘烟雾,可熏到半夜,熏掉田里的害虫,以期盼丰收。据说,此习俗传承有几百年。

除了张灯和“泼火”,元宵节我还尝到了元宵米果(也叫汤圆)和腊羹。腊羹的用料是腊肉、腊肠、腊猪肚、腊鸡腊鸭、粳米米果,与大米一锅煮,清香味,真是好吃极了。猜想,这可能是最妙的光盘厨艺。

小通,在这50多年的时光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老文化的碰撞中,古老美好的习俗仍然一代一代得以传承,真令人欣慰感悟。

童年记忆中,每逢新年,父亲总会买些水仙回来。

我们如何过年

责编:沈琦华

年岁的或有情或无情地渐长,我竟然也无师自通地熟练掌握了。三五分钟,最多八分钟吧,就闻透闻好了一个人物的底牌,连眼睛都没有动用到。省事确实很省事,不再需要多少个回合的送往迎来、弯弓盘马,顶多顶多,八分钟,盖棺盖好了,多

么高效、低耗,以及环保。不过,无趣也真真无趣,这么直截了当、一箭穿心,八分钟就速战速决了,曾野绫子老前辈真不我欺也。

格么,这算是人生的一项进步呢?还是退步呢?谁知道呢?

前几日,跟一位老朋友吃饭,人家是研究长寿学的科学家兼金融投资人,饭桌上,摊开笔记本,认真请教了一系列长寿医学的最先端知识,比如长寿神药NMN,比如如火如荼的干细胞技术,等等。老友不厌其详科普了我一整个晚上,最后跟我讲,其实么,这些东西,都不必太在意,也不必花那个大价钱,经常谈谈恋爱就好了,保持活力,不会老,最长寿健康。

科学家搞半天,亲手颠覆科学,

最后一个疑问,熟练掌握八分钟闻人术的,好像都是妇人?男生跟女生,就算活到两百岁,还是活不到一条道路上去的两种生物,真遗憾,也真有趣,谢谢天。

来,几千游客在上面信笔由缰,有母女亲子组合,有三五人成团的驴友背包客,有缠绵热恋的情侣,有伤悲独行的孤客,也有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有人作画,有人留诗,有的短小精悍,有的长篇大论,还有不少人在里面夹了树叶或花瓣,浪漫唯美至极;有人留了真名,有人签了笔名,也有人用英文名或字母代替,但无论哪个名,都是自己在这江南温柔河畔留下的心灵痕迹……一边吃茶,一边看这留言簿里的人间百态,间或转头看看窗下河里,络绎不绝的乌篷船在悠悠的碧水之上,或喧闹或静寂地穿行,想这人间,也该是这般悠悠划过。

签名簿像棵许愿树,得留一句才好玩,便写道:“陪你走山河万里,愿经年此时,再饮南浔三碗茶。”算是向南浔的致谢。

月高看到我的留言,记起电影插曲《友谊之光》里一句歌词“他朝定能聚首”,便也签了下来,作为一个南浔人代表古镇对异乡客的回复。

双燕燕·夜访张玉娘诗文馆有感用梅溪韵

松庐

浙梅事动,发新萼横枝,月斜香冷。枫林地外,兰雪两城邻并。长对幽禽旧井。了无语、泉寒波定。堪怜翠竹疏疏,起看流光孤影。

诗径。封苔滑润。想当日新吟,少年清俊。秋江临别,却共雾沉云暝。安得春宵梦稳。日日候、鳞鸿归信。烟笼小阁依然,千载曲阑空凭。

## 南浔三碗茶

王成伟

朋友月高说:到南浔一定要喝三碗茶。

一路穿街走巷,如同在锦绣年华里穿行。古镇上能做三碗茶的大街小巷都是,最早做南浔三道茶的地方,就是春兰茶室了,有十几年的历史。

绿植铺墙,古藤遮门,花草盎然。走进屋,才发现这是套五十平方米的旧宅,七十岁的朱老伯夫妇拿了一间卧室改造为品茶的雅间。窗前一个不大的地台,摆着三把古拙的竹椅,竹桌上铺着蓝色碎花桌布,配合着窗外的小桥流水,素雅净心。

朱太太上了第一道茶,风汤汤。是糯米锅巴用开水冲泡,然后配上桂花、玫瑰花,寓意让生活变得甜甜蜜蜜。金黄的桂花和粉红的玫瑰让玻璃碗里雪白的糯米锅巴看起来秀色可餐,颇为雅致。尝了尝,糖放得不多,甜却不腻。入了口,并没有想象中传统锅巴的硬和脆,唯有糯米饭里那份入口即化的香糯和桂花玫瑰花的甜柔。

看我们吃得差不多了,朱太太又送来第二道,咸口的熏豆茶。我知道,这才是南浔三碗茶的灵魂。于我这样走过一些地方喝过一些茶的外地人,若不是知道这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死我也无法相信,碗里的青豆、胡萝卜、陈皮能拿出来泡茶

喝。朱老伯郑重地告诉我:熏豆茶在我们南浔可有五六百年的风俗习惯了,过去只有逢年过节和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才拿出来当贵宾招待。

怎么说呢。青豆是常吃,胡萝卜也常吃,但是用盐腌制熏干的青豆和胡萝卜确实是闻所未闻,何况是开水泡出来的,里面又添加了陈皮丝、芝麻、卜子。我搞不清卜子是啥,百度一下才知道,就是萝卜种子。面对这道南浔三碗茶的扛把子,没有不适,只有惊奇。旅游不都这样吗,从自己过腻的地方到别人过腻的地方感受各自不同的世界,收获新境。

最后一道比较简单,任何绿茶或白茶都可以。朱老伯特别强调,他家用的是毛尖,比白茶贵。那份认真,很是可爱。

三碗茶为什么是甜、咸、清的顺序呢,朱老伯说:甜尽咸来终落清,一甜二咸三回味,算是融合了一些人生起落的滋味吧。

我特别稀罕的,是旁边小桌上存放的十几本厚厚的吃茶笔记。十几年



日有吉(书法) 陆康

喝,几千游客在上面信笔由缰,有母女亲子组合,有三五人成团的驴友背包客,有缠绵热恋的情侣,有伤悲独行的孤客,也有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有人作画,有人留诗,有的短小精悍,有的长篇大论,还有不少人在里面夹了树叶或花瓣,浪漫唯美至极;有人留了真名,有人签了笔名,也有人用英文名或字母代替,但无论哪个名,都是自己在这江南温柔河畔留下的心灵痕迹……一边吃茶,一边看这留言簿里的人间百态,间或转头看看窗下河里,络绎不绝的乌篷船在悠悠的碧水之上,或喧闹或静寂地穿行,想这人间,也该是这般悠悠划过。

签名簿像棵许愿树,得留一句才好玩,便写道:“陪你走山河万里,愿经年此时,再饮南浔三碗茶。”算是向南浔的致谢。

月高看到我的留言,记起电影插曲《友谊之光》里一句歌词“他朝定能聚首”,便也签了下来,作为一个南浔人代表古镇对异乡客的回复。

双燕燕·夜访张玉娘诗文馆有感用梅溪韵

松庐

浙梅事动,发新萼横枝,月斜香冷。枫林地外,兰雪两城邻并。长对幽禽旧井。了无语、泉寒波定。堪怜翠竹疏疏,起看流光孤影。

诗径。封苔滑润。想当日新吟,少年清俊。秋江临别,却共雾沉云暝。安得春宵梦稳。日日候、鳞鸿归信。烟笼小阁依然,千载曲阑空凭。